

# 臨界點的生命— 以《鱷魚手記》及《蒙馬特遺書》為例 論邱妙津小說中的女性存在主義傾向

江江明

## 一、引言

1969 出生於彰化的邱妙津，是台灣近年來刻意以自傳體體裁書寫的同志文學，並以《鱷魚手記》奪得時報文學獎推薦獎。其他作品尚有短篇小說集《鬼的狂歡》、《寂寞的群眾》以及同樣為自傳體裁的小說《蒙馬特遺書》。其中《蒙馬特遺書》為作者最後遺作，內容以第一人稱自述其在法國留學其間之個人情感追尋，同志之愛在不被社會認同及感情本身的不確定與飄忽雙重困境之下，主角最終在意識生存荒謬的痛苦與對愛的絕望中死去。邱妙津的小說對於生命的荒謬與社會制約有著深入的探討，而其中因無法對自身的性別認同而導致的痛苦與絕望在創作中表現最為明顯，這點前人已多有論及。而另一點相當重要的是小說中所呈現以女性情慾為書寫基調，對於異性戀機制及社會化過程的對抗與逃脫，進而追求個體生命底層原始情感舒展。此點與存在主義的看法相一致。但作為少數份子中的少數，邱妙津小說中所呈現的課題並非單純的存在主義問題，而是被定位為「女人」的存在個體，這個女性存在個體不但不歸位在「具女性特質」的結構範疇中，還更激進的一頭栽入同志文化的漩渦中。這一點相較於較單純的存在主義似乎有其獨道之處。

女性主義存在主義最早始於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 1908—1986) 她的代表《第二性》於1949年的法國出版，透過對存在主義的論述，西蒙·波娃提出了己/他之別 (Self-Other) 的思想意識，是造成父權文化為自身定位的一種手段；因此她提出了「女人為何是他者」的質疑，並由此遣責女人接受被定義為他者的態度其實等於參加男性結構的共犯。女性存在主義嚴斥女性的「本質論」，並由此強調女性追求自由的重要課題。

本文將試就邱妙津小說中女性存在主義之傾向作進一步之探討，企圖理清其

中文本關聯與作者創作之內在思想內涵，藉此理解邱妙津小說所呈現之文本訊息，除一般性同志書寫特色以外，上否具有其他重要思想及訊息？由此進一步全面性的探討其小說文本創作之意涵。

## 二、「本質論的謬誤」—關於存在主義與女性主義的一般性探討

### (一)、「存在先於本質」—存在主義之概略說明

存在主義 (E x i s t e n t i a l i s m) 一詞正式爲人所用，約莫爲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正式啓用存在主義哲學一詞並擴大宣揚此一哲學概念的第一人就是沙特 (S a r t r e)。1945年，沙特得到梅洛·龐蒂 (P o n - t y M e r l e a u) 以及亞倫·雷蒙 (R a y m o n d A r o n) 等人的協助，創辦了雜誌提存在主義的思想和運動。沙特所提倡的存在主義哲學與海德格及胡塞爾的哲學觀有著密不可分關係，這一點我們可由1933年他曾赴德國柏林法蘭西學院專攻胡塞爾的現象學與海德格的存在主義一事證明，沙特並於1943年發表《存在與虛無》一書，闡明其哲學觀。沙特認爲，所謂的「存在」這個概念並非如馬賽爾 (M a r c e l)、海德格 (H e i d e g - g e r) 等人所言，是一種「至高無上」的狀態，而只是存在的本身；也就是「就是存在」(L' e t r e e s t)。而作爲一個人的存在，是一種獨特的存在；這種獨特性指的是人有「意識活動」，沙特將清楚的將前者的存在定爲「自體存在」(e t r e - e n - s o i)<sup>1</sup> 而將後者滲入意識的獨特存在則定爲「自爲存在」(e t r e - p o u r - s o i)<sup>2</sup>。意識的本身總是指向某物，因此它是超越的，它一方面超越了自體存在，一方面將自身視爲異己的他物來進行自我認識。因此人可以超越自己到未知的地方去完成自我，這便是人「獨特的存在」，並且這樣的存在是先於人類本質的。落實到現實世界來說，具體而現實的人類存在便是由「自體存在」所包圍的「自爲存在」。這樣的結果揭示了人落實到現實世界中所具有的存在意義，也由此開展出一連串的活動關係。沙特在接下來的論述中強調所謂的「自由」，這樣的「自由」就是一種選擇的自由，人的存在基本上是一種註定的選擇，在選擇中獲得自由的意義。即便不做任何的選擇，結果也是選擇了一種不選擇的自由。

人有選擇的自由，但何以有時相同的選擇會造成不同的結果？沙特說明了自由的限制，基本上是本著人的「處境」(S i t u a t i o n) 而來；不同的處境造成了不同的自由限制，也造成了選擇自由的結果不同。沙特將人的處境分析

---

<sup>1</sup>《存在主義哲學》第121頁 松浪信三郎 志文出版社

為「地點」、「過去」、「周圍」、「鄰人」、「死亡」等。而唯有從自己自由處境做出選擇，自由才得以被賦予意義。存在主義將人的地位向上提高，總的來說就是一種「人本主義」，強調人的主體性及自由意志，正如沙特所言：「我們所謂的存在主義，自始自終所能講的，是要讓人的『生』成為可能，是在於宣示一切真理、一切行動之中都同時包含著環境與人的主體性。」<sup>3</sup>以上便是以沙特為論述中心之存在主義相關探討。沙特與西蒙·波娃交往甚密，兩人不但是終生的靈魂伴侶，同時也是法國重要的存在主義提倡者。西蒙·波娃與沙特都是徹底否認「本質論」的存在主義者，沙特的名言「存在先於本質」很能說明他否認傳統西方哲學的「本質論」。而西蒙波娃則由此更進一步指出女人的命運並非其「本質」所造就，她們在處境上被塑造成「第二性」<sup>4</sup>，但這並不意味女人的命運是天生的。以下本文將試就西蒙·波娃之女性存在主義與沙特之存在主義關連進行相關之分析與探討。

## （二）、存在主義與女性存在主義

1945年二次大戰之後的法國，不只造就了蔚為風尚的現代哲學—存在主義，同時也是女性主義重要發源地之一。經歷大戰後的法國，百廢待興；經濟與民生皆處於蕭條的狀態。存在主義的出現提醒了人們思索關於存在的問題：人要往何處去？人的處境與自由意志之間究竟有何種關聯？存在主義直接啟迪了人們對於生存的思考，這其中當然也包含了女性長久以來的生存問題。二次大戰將男人召喚至行伍中，直到戰爭結束以前，女人都必須擔負起原先屬於男人的工作。二次大戰結束之後，女人則必須放棄原先替代男人的職務，重新回到家庭中，擔負生育及照顧家庭的工作；原先的工作被迫放棄，使得女人又重新失去了經濟獨立性，成為次等的依附者。

此時，女性的存在問題相較於男性，無疑具有雙重的存在困境。女人一方面必須承受戰後蕭條的種種問題，一方面又要應付身為「他者」的處境。但造成女人成為次等性別的，究竟是誰呢？女人既要擔負生育的工作，有時也必須分擔一部份的生存工作，就實際的生存情況來說，女人並非如輕視者所言「*Tota mulier in utero*」<sup>5</sup>只是一個子宮。她也必須擔負各種的生存工作與責任。以西蒙波·娃為代表的女性存在主義開始探討這個問題。

西蒙·波娃出生於1906年的巴黎，父母親是中產階級，因此使用法國中上階級的傳統教育子女方法，讓她接受天主教系統的中小學教育。1925年，他進入索本大學就讀，1928年取得哲學學士後，接著於隔年通過教師資格考試，

<sup>2</sup> 《現代世界哲學》第231頁 涂紀亮編 重慶出版社

<sup>3</sup> 轉引自《存在主義哲學》第7頁 松浪信三郎 志文出版社

<sup>4</sup> 《第二性》第22-46頁 西蒙·波娃 貓頭鷹出版社

<sup>5</sup> 《第二性》第一頁〈作者序〉 西蒙·波娃 貓頭鷹出版社

並與沙特結識。和沙特結識的過程對於西蒙·波娃的女性存在主義思想啓發有著重要的意義，這一點可由她所發表之幾篇關於存在主義的論文看出。1944年由利馬爾出版社所出版的《論人》(Pyrrhus et Cénéas)以及《論曖昧的道德》(Pour une morale de l'ambiguïté)皆是針對存在主義進行探討的文集。但標誌著女性存在主義鮮明旗幟的著作，則是1949年的《第二性》(Le deuxième Sexe)。此書一出即將西蒙·波娃推向法國女性存在主義作家的重要位置。《第二性》分第一卷及第二卷，第一卷為《事實與神話》，共分為三個部分：〈命運〉、〈歷史〉、〈神話〉。針對女人所處的身體，以及女人在歷史的過程中究竟扮演怎樣的腳色來說明女人長久以來的遭遇。西蒙波娃借用梅洛·龐蒂以及沙特的存在主義觀點來說明女人天生與男人不同的身體，並非女人被視為他者的關鍵所在，女人之所以被視為他者，完全在於我們將她置於某種歷史與文化的處境之中：

正如梅洛·龐蒂公正指出的，男人不是個自然物種；他是個歷史觀念。女人不是一個完成的現實，寧可說是一個形成的過程，正因為她在形成，她才應當與男人相比較；就是說，她的潛能應當得到解釋。<sup>6</sup>

她並批評洛依德之精神分析是以男性威權的立場是「以權威代替價值，以動力代替選擇，為道德提供了一種人造物(Ersatz)，一種替代物，這就是關於「正常」的概念。」<sup>7</sup>佛洛依德企圖以女性對其父母的認同來說明她們的「戀父情結」<sup>8</sup>及「閹割情結」<sup>9</sup>。但這說明都缺乏證據，使女人淪為他者的父權意識最早的起源又是什麼呢？佛洛依德對此含糊不清，使得西蒙·波娃轉而以存在主義觀點研究女人。她在《第二性》一書中說到：

對我們來說，把女定義為人，是為了在價值世界，在人們必須了解其經濟與社會結構的世界，探索價值。我們將以存在主義的觀點去研究女人，給她們的全部處境以應有的重視。<sup>10</sup>

《第二性》全書以女性作為探討對象，在第一卷中即標明必須以存在主義探

<sup>6</sup>《第二性》第44頁 西蒙·波娃 貓頭鷹出版社

<sup>7</sup>《第二性》第59頁 西蒙·波娃 貓頭鷹出版社

<sup>8</sup>《精神分析引論》第217頁 佛洛依德(Freud) 克林書局經銷

<sup>9</sup>《精神分析引論》第225頁 佛洛依德(Freud) 克林書局經銷

<sup>10</sup>《第二性》第60頁 西蒙·波娃 貓頭鷹出版社

討女性長久以來的處境，並批評了佛洛伊德精神分析和恩格斯的歷史唯物主義<sup>11</sup>的缺失，認為這兩種思考都不能完全說明女人受到壓迫的真正原因，因為他們都缺乏全面而完整的論述。

接下來的第二卷《當代女性》，則分為四個部分：分別是〈女性形成〉、〈處境〉、〈生存之辨〉以及〈走向解放〉。在第一部〈女性形成〉中西蒙·波娃由女性孩提開始談起，說明女人的形成的過程，以及稍長時所必須經歷的性啓蒙，對於女性的影響為何。接著在第二部〈處境〉中分析走入婚姻的女人，如何被社會的婚姻制度束縛在支撐生育及家庭的腳色扮演中，進而失去了經濟自主的能力而成爲依附者。她並在〈處境·結了婚的女人〉章節中批評婚姻制度：

婚姻的失敗不應責備個人，相反的，應責備婚姻制度本身從一開始便走錯了路。主張或鼓吹男女不必互相選擇，可以在互盡義務中，達到生活上的各方面滿足的人，實在是畸形的看法；如此的婚姻，必導致虛偽、撒謊、仇視和不幸福。<sup>12</sup>

婚姻制度將兩性的義務一分爲二，基本上是爲了建立某種社會制度，並非針對男女之間的感情出發；而這樣的婚姻制度是「男人按照他們的利益發展社會」<sup>13</sup>，這種婚姻制度使女人陷入困境；而「女人的處境，至今仍成爲兩性共同受磨難的原因」<sup>14</sup>。最後她並在〈走向解放〉此部份中，強調女人應當應當追求自己生存的自由與自主性，擺脫經濟上附屬者的腳色；走入世界，積極爭取自身利益。《第二性》清晰而確切的女性存在主義觀點，以今天的眼光看來，仍不失其前瞻性與積極性。雖然對於今日的婦女來說，經濟自主以及擺脫傳統婚姻制度中的生育及支撐家庭的角色扮演，都是理所當然也無須抗爭的事；但在1949年的法國，或者說是整個世界；相關女性的生存問題卻仍未出現類似《第二性》這樣完整而清晰的論述。西蒙波娃的《第二性》不僅詳述女性生存的問題，同時在第四部〈女性的形成〉中專章探討女性同性戀問題，這一點本文將會在以下進行討論；並以邱妙津之小說創作為對象，探究其女性存在主義之思想傾向。

### （三）、《第二性》中的同性戀意識探討

《第二性》中的關於同性戀意識探討是第四部〈女性的形成·女性同性戀〉章節，前面本文曾經談到西蒙·波娃曾在《第二性》第一部第一章〈性一元論·

<sup>11</sup> 《第二性》第69頁 西蒙·波娃批評恩格斯的「經濟一元論」，及佛洛伊德的「性一元論」。

<sup>12</sup> 《第二性》第二卷75頁 西蒙·波娃 志文出版社

<sup>13</sup> 《第二性》第二卷78頁 西蒙·波娃 志文出版社

精神分析學的婦女觀>中反對佛洛伊德以父權心態為出發的點的心理分析，並認為佛洛伊德的心理分析並無法說明女人在社會中形成他者的根本原因；而在本章節中，西蒙波娃繼續以分析心理學家以道德之名對女同性戀者所做之分析，不具有全面客觀性而加以論證駁斥。佛洛伊德認為女性性感之成熟必須由陰蒂階段轉至陰道，並將對母親的愛移轉至父親身上，若此時遭遇某種原因而被迫中斷，就會使女人無法接受其閹割狀態，轉而將愛慕對象停留在母親身上，因此而成為女同性戀者。但西蒙波娃認為女同性戀者並非「發育不全的人」，心理學加道德的觀念出發，在心態並未接受同性戀亦是一種真實。她在書中說到：

一個人的歷史並不是宿命論一般先決之進展，在每一個片刻，「過去」可說經由一新選擇而重新受到估價，而此選擇之「正常」，並不能就抬高選擇的價值——估價必須依據它的真偽，對於女人，同性戀愛可能是種逃避自己處境的方式，但亦可能是接受它的一種方法。<sup>15</sup>

西蒙·波娃對於女同性戀的態度是視之為真實，而非以道德的態度指責其「正常」與否。她並反對單由生物觀點來討論女同性戀，且提出「身體構造與賀爾蒙只是建立一種情況，而並不排定該情況所導向之目標。」的看法，女同性戀者在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制度下不被認同與接受，她們一方面不是真正的男人，一方面又必須生存於佔據優勢的男性主導社會之下，西蒙波娃對此描述道：

此種複雜的敵意即是迫使某些女同性戀者炫是自己的理由之一；她們群聚一處；她們組織類似俱樂部的社團，以示她們在社交方面，也和性方面一樣，不需要男人。<sup>16</sup>

此外，西蒙·波娃對於女同性戀者的處境以及複雜心理，在此一章節中有詳細的描述。同時，她對於女同性戀者的感情狀態，也做了一番詳盡的心理分析。她認為女同性戀者的愛戀之所以有時如同狂風暴雨，根本原因在於「她們比異性戀愛所受的威脅更大」<sup>17</sup>，「她們被一個無法與她們成功地規劃合併的社會所譴責判罪」。因此，女人與女人之間，不似男人與女人之間，多少還保持了一種生

---

<sup>14</sup> 《第二性》第二卷78頁 西蒙·波娃 志文出版社

<sup>15</sup> 《第二性》第一卷299頁 西蒙·波娃 志文出版社

<sup>16</sup> 《第二性》第一卷208頁 西蒙·波娃 志文出版社

<sup>17</sup> 《第二性》第一卷205頁 西蒙·波娃 志文出版社

而不同的節制與距離，女人之間可能出現的問題是「她們競相指責對方，她們那種永遠不停地『弄清一切的胃口』，是不能饜足的」，這使得她們惡化的關係，相較於婚姻中那些負面的責備與忌妒，更加劇烈的彰顯出來。西蒙·波娃以女性存在主義觀點對於女同性戀者的情感洞悉，精闢而切要，而落實到邱妙津小說文本的概念中，也隨處可見與波娃觀點不謀而合的情節發展與人物心理描摹。這一點以下本文將試就其小說文本與女性存在主義彼此之間的相關問題，進行更深入之分析探討。

### 三、從《鱷魚手記》到《蒙馬特遺書》的寫作主題

在探討邱妙津小說文本之女性存在主義之前，無可避免的須先就其小說之書寫主題，進行相關之釐清。邱妙津出生於1969年，卒於1995年，《鱷魚手記》完成的時期，恰巧是台灣社會走入開放之際；根據劉亮雅所作之〈邊緣發聲：解嚴以來的台灣同志小說〉<sup>18</sup>一文中所論，八〇年代中以後，同志及酷兒（q u e e r）<sup>19</sup>等相關題材之MTV大興其道，1990年金馬影展亦出現同志電影，1993年更連續舉辦更連續舉辦類似之影展，將同志文化大膽揭露於陽光下。而1994時報第一屆百萬文學獎，將獎項頒給了以同性戀為書寫題材的《荒人手記》。緊接著1995年，則由邱妙津所寫的《鱷魚手記》獲得。連續兩屆的百萬文學獎都將講座頒給了以同性戀為書寫題材的文學創作，這使得台灣文壇自此開展出一連串新世代同志書寫的風潮。邱妙津生為此一風潮下的重要創作者，在其短暫的生命中，創作了《鱷魚手記》及《蒙馬特遺書》

兩部重要的同志小說，這兩部小說皆帶有濃厚的自傳意味，對於八〇以後所形成的同志文學風潮有著不容抹煞的重要地位。本文雖意圖探究其小說文本之女性存在主義傾向，但也無可避免的觸及其創作主題的問題。因此，以下將就其小說文本之創作主題進行探討，以《鱷魚手記》及《蒙馬特遺書》為對象，深入探究其創作主題與內在意涵。

#### （一）、同志情感的困境

《蒙馬特遺書》與《鱷魚手記》所探討的重要主題，也是唯一的主題；就是女同志的問題。關鍵在於女同志的情慾與愛情問題。傳統社會文化的建構主要還是父權文化為中心，而在此父權文化下的女性多無可避免的遭受到某些強勢的待

<sup>18</sup> 劉亮雅〈邊緣發聲：解嚴以來的台灣同志小說〉第3頁 1990解嚴以來台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sup>19</sup> 《女性主義思想—慾望、權力及學術論述》第257頁 Patricia Ticinè-

遇，傳統觀念中的「男尊女卑」以及「男主外女主內」就是很好的例子。而作為文化霸權的其中之一，也包含了所謂的異性戀機制。女性同性戀的處境在此文化霸權下堪稱異常艱困，因為她一方面處在一個女性的弱勢地位，一方面又隸屬非異性戀機制的同性戀族群，這等於是整個社會文化下少數的少數。

這一點正如波娃所言：

採取男性角色的女人—透過她的天性，處境，或她熱情之程度—將悔恨沒能給她愛人以一正常的，引人尊敬的生活，並悔恨不能與她結婚；她還會責備自己引導她朋友進入了曖昧的途徑……這種悔恨，以一種病態的焦躁，特別以一種磨人的忌妒，表達出來。<sup>20</sup>

女同性戀者無法在合乎理想範圍的處境中生活，導致其感情不但在現實中不被接受，同時必須承擔個人心理壓力，類似的狀況在邱妙津的《蒙馬特遺書》以及《鱷魚手記》對此則多有描寫。《鱷魚手記》中主角「我」曾寫下一封告白信給她所摯愛的女子水伶，信中這樣說到：

我一直沒辦法愛上男人，那種情況就像一般的男人不會愛上另一個男人一樣自然，所以「改變食物」的內在律令，長期污辱著我自己。在我發現自己以一種難容於社會、自己的樣貌出現之前，它已形成它自然的整體了……<sup>21</sup>

作為一個同性戀者，除了必須承擔社會壓力外，還必須擔負與現實格格不入而導致的心理障礙，《鱷魚手記》中的主角「我」處於一種不安的生命狀態中，她三番兩次的逃離摯愛水伶，但並非是因為水伶的拒絕，而是主角無法對自己的生存角色產生認同。因為無法認同自己而衍生出一連串的心理矛盾與衝突，而個人的矛盾與掙扎又導致了情感上的失敗與困境。

倘若《鱷魚手記》中所表現的情感困境形成是由於個人內在的矛盾與衝突，那麼《蒙馬特遺書》所表現的則是由生存環境所導引。《蒙馬特遺書》中的主角Zoe清楚的說道「我想我就是個不折不扣愛女人的人」，她的情感狀態並非因為角色認同之困難而導致困境，而是由於外在環境的壓抑。談到同志的情感問

---

t o C l o u g h 作 夏傳位譯 巨流圖書公司

<sup>20</sup> 《第二性》第一卷205頁 西蒙·波娃 志文出版社

<sup>21</sup> 《鱷魚手記》第152頁 邱妙津 時報出版



題，一般而言使我們立即聯想到的，應當是父權社會機制的排斥。也就是這樣的同性戀感情它不為大眾所認同。即便當今社會已經開放到某種程度，但所謂同性戀這樣的人還是少數。因此無法被大多數人接受。因此，在這種狀況下，同性戀的情感並不為人所被祝福。而身為同性戀者，除了要因應本身的感情問題之外，還要面對輿論的壓力，公眾的壓力。由公眾的壓力間接又引出同性戀情感困境。

在《蒙馬特遺書》中Zoe這個角色所摯愛的人「絮」所遭遇的狀況就是一種典型的例子，雖然它們的愛情最終並非因為社會因素而導致崩潰，但絮的家人卻自始至中都不諒解這樣的同志情感。邱妙津在〈第七書〉中曾經這樣寫到：

這個月真正令我傷透的心的，不是這些人對我的醜陋的對待（人性中的醜惡與不義我並非不曾經歷過），而是你站在這背後，是你放手任他們如此對待我，是你和他們心照不宣的達成這樁「封殺」的默契！……你的家人再繼續對我無理，在繼續拆我的信，更甚的是你們一起把我的信丟進垃圾箱或退還給我，或是在繼續對我述說多少謊言……<sup>22</sup>

同性戀感情不被家庭所認同，導致其感情發展之困境；在小說中描寫的十分清楚。相較於一般會有的愛情問題，同志情感所遭遇的困境最大之處在於他們不但不被父母祝福，甚至不被整個社會祝福。邱妙津的小說很大的一部份在探討類似這樣同性戀情感的困境。

《蒙馬特遺書》與《鱷魚手記》的主角都是「我」，藉由「我」的觀點表達出女同志之間的愛情。在《鱷魚手記》中邱妙津藉著『鱷魚』的形象暗喻同志在現實世界中的處境。鱷魚嘲諷了人們對同性戀者的輕視，尤其是女同志；它們被父權社會底下的男人徹底的壓制。這一點在《鱷魚手記》中我們看到了邱妙津戲謔的諷喻：自從鱷魚俱樂部事件後，舉國上下對鱷魚這種生物感到莫名的恐慌與好奇；甚至發展出了保鱷魚組織和滅惡行動聯盟這兩個對立團體，它們在電視上公開辯論。但他們最終的目的都是在阻隔鱷魚（也就是同性戀者）的生存範圍。強迫驅逐同性戀者志到社會以外。滅鱷組織的教條是消滅鱷魚，保鱷組織的方式則是「嚴格編列鱷魚名冊，把全部的鱷魚都集中在某一個特定的觀光區裡生活」<sup>23</sup>。邱妙津在此表達了身為同志所遭受的不平等待遇。用嘲諷的方式將此一主題寫的淋漓盡致。

《鱷魚手記》中邱妙津藉著鱷魚的形象反覆探討此一議題，人們視同性戀的態度就像看待鱷魚一樣，基本上對這樣的動物他們抱持的想法就是非我族類。鱷魚對它們來說不是人，它們只是社會機制下的少數。消滅它們或是保育它們都不重要，重點在於同性戀者不是正常人，他們必須被排除在外。《鱷魚手記》與《蒙

---

<sup>22</sup> 《蒙馬特遺書》第58－59頁 邱妙津 聯合文學

《蒙馬特遺書》兩本小說的所探討的同性戀情感困境無可避免的都與社會眼光具有直接的關聯。

## (二)、自剖式的情慾書寫

《鱷魚手記》及《蒙馬特遺書》的書寫主題持了同志情感的困境之外，另一個重要的主題則是自剖式的情慾。在《鱷魚手記》及《蒙馬特遺書》中作者以「我」的角色訴說其內在的矛盾不安與焦慮。這些混雜了憂傷與被傷害的情緒如鬼魂般纏繞著「我」，在感情的迷霧中「我」的角色一方面遭遇精神上極大的背棄，另一方面在肉體慾望的部分受到煎熬。《鱷魚手記》及《蒙馬特遺書》以「我」的敘述方式自剖小說中人物的情慾，這使得小說文本呈現出一種對情慾及生理書寫直接的樣貌。《鱷魚手記》中「我」在與水伶相遇後，極度渴望著水伶，這樣的渴望除了愛情上的渴望之外，尚有肉體上的渴求；作者在書中寫到：

越來越多對她的幻想充塞在白日，騎車時、走路時、與人說話時，晚上也要花越來越多的時間自慰。開始抱他的身體後，彷彿挑斷我恐懼的筋……<sup>24</sup>

自剖式的情慾書寫在《鱷魚手記》中直接的被表達出來，在小說文中屢見不鮮。而在《蒙馬特遺書》中作者亦展現了類似的主题，書中主角Zoe遇見絮之後令她著迷的法國女人Laurence，作者描述小說主角對於她發生的慾望：

她輕手輕角地褪去我的衣服，在我還來不及發現她要做什麼之前，她以潛進賽納河，一瞬間以她的裸體面對著我，我下體濕潤一片，心臟加速怦跳，陰部僅僅的抽蓄……單純的肉慾降臨到我身上，且是女人身體對我產生的……

。25

八〇年代中期以後的同志小說多出現描述情慾這方面主題的文本，這與解嚴以後社會開放的風氣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較早期的同性戀情感書寫之文本，如：白先勇，林懷民等人，對於情慾主题書寫方面似乎仍未如此直接與開放，但晚至八〇年代中期以後則大量出現類似邱妙津等人直接而大膽的書寫。根據劉亮

---

<sup>23</sup> 《鱷魚手記》第241頁 邱妙津 時報出版

<sup>24</sup> 《鱷魚手記》第58頁 邱妙津 時報出版

<sup>25</sup> 《蒙馬特遺書》第167頁 邱妙津 聯合文學

雅所作之〈邊緣發聲：解嚴以來的台灣同志小說〉<sup>26</sup> 對情慾主題之分析，則認為「解嚴後則有不少同志小說批判家庭主義，顯現同志意識抬頭」。劉亮雅在此並未直接說明情慾主題在解嚴後的變化性如何，但卻指出了同性戀叛離家庭主義意識之後，對於自身的認知，從消極的逃避，轉為認同自身的可能性。「同志意識抬頭」使得作家筆下的小說人物不再逃避情慾的問題，轉而進入一直接面對的狀態中。這樣的發展到了八〇年代晚期，甚至出現類似紀大偉與洪凌這樣直接以情慾作為挑戰傳統的同志書寫文本，這些書寫現象並非突然顯現，而是有其發生原因及過程。而單就其過程而言，邱妙津等人在此方面可謂具有直接影響的意義。

#### 四、從《鱷魚手記》到《蒙馬特遺書》的女性存在主義思考

##### (一)、女同志愛慾之存在與自覺

前面的篇幅已經清楚說明《鱷魚手記》與《蒙馬特遺書》兩篇長篇小說的書寫主題，接下來則要說明邱妙津的《鱷魚手記》與《蒙馬特遺書》之女性存在主義之傾向。前面我們已經說明過西蒙波娃《第二性》中的女性存在主義思考，而以下本文將以波娃在《第二性》中對女同性戀所作的探討，延伸分析邱妙津小說文本。一般而言，探討邱妙津小說文本，多著重在其同性戀之性別認同的問題。甚至還有專篇論文論述其「家國認同」<sup>27</sup>，因此本文對此則無須重複討論，而將重點置於同志「生存」方面，並以《第二性》為核心出發，探究小說文本相關問題。

首先要探討的是女同志愛慾存在與自覺。西蒙·波娃在《第二性》中探討到女同性戀者之部分時，認為女同性戀的形成，並非僅止於生理因素，而是包含了諸多原因。她曾說到：

同性戀愛既非天生之命運，亦非存心耽溺的變態。它是一種在某處境下被選擇的態度——也就是說，既有動機，亦是自由採取的。在使個人與此抉擇產生聯繫的諸種因素——生理情況、心理背景、社會處境——中，沒有一個是具有決定性的，雖然它們全都可以提供一些解釋。<sup>28</sup>

<sup>26</sup> 同註 19；劉亮雅〈邊緣發聲：解嚴以來的台灣同志小說〉第四頁

<sup>27</sup> 邱雅芳〈異國的流亡〉—解讀女同志作家邱妙津的家國認同 第 1 頁 靜宜大學中研所網站

<sup>28</sup> 《第二性》第一卷 208—209 頁 西蒙·波娃 志文出版社

波娃認為女同性戀者的生理因素並非是使其成為女同性戀者的根本原因，關鍵在於「選擇」，也就是個人的意志。她認為沒有一決定性的單一因素可以說明女同性戀者，一切都是經過選擇的，她在《第二性》中說道：

一切只在於選擇，而這選擇之達成，是在一個複雜的整體處境中，並基於自由意志之決定。並沒有什麼性感之「天命」統治著女人的生命，相反的，它的性感型態，卻表達出了她對生命的概念。<sup>29</sup>

女人的性感型態表達了對生命的概念，同樣的；同性戀的愛慾取向亦表達了同性戀者的生命型態。同性戀者並非一種性別的變態者，她們是經由個人諸多因素進而抉擇這樣的狀態，而這樣的狀態又表達出她們生命的概念。《鱷魚手記》與《蒙馬特遺書》在這方面則呈現出類似的思考傾向。《鱷魚手記》與《蒙馬特遺書》的主角「我」都不約而同的自覺自己是女同性戀者，並在這樣的自覺下進行個人的「抉擇」。《鱷魚手記》中的主角一直無法接受自己的身分以及對水伶的愛，直到三番兩次的逃離之後；才在愛情的面前再度崩潰。而《蒙馬特遺書》的主角「我」Zoe則是一開始便清楚的認同自己只能對女人產生愛情的性別取向。儘管兩部小說中主角對自我角色之認同過程並不完全相同，但在本質上都是自覺到自己同性戀的生命型態，並由此開展其一連串之生命選擇。

《鱷魚手記》在一開頭主角及說到：

從前，我相信每個男人一生中在深處都會有一個關於女人的原型，她最愛的就是那個像他原型的女人。雖然我是個女人，但是我深處的原型也是關於女人。一個原型的女人，如高峰冰寒地凍瀕死之際升起最美的幻覺般……<sup>30</sup>

這裡可以明顯的看出來《鱷魚手記》中主角對其女同性戀者身份的自覺。《蒙馬特遺書》亦有類似的狀況。Zoe甚至曾在書中說「我就是要如此地在我生命中去愛一個人，一個女人，貫穿生命的去愛……」邱妙津在書寫《鱷魚手記》與《蒙馬特遺書》不約而同的呈現出這樣的女性存在主義傾向，並由此展開女同性戀者一連串抉擇的處境與命運，建構出一個趨近真實的女同志悲歡世界。

## （二）、女性同志之愛的生存困境

<sup>29</sup> 《第二性》第一卷200頁 西蒙·波娃 志文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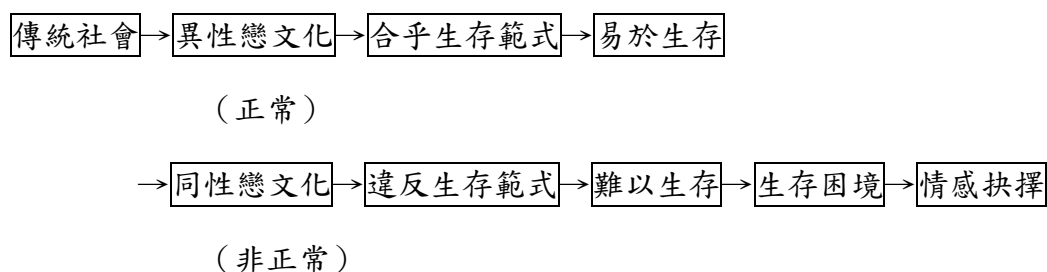
<sup>30</sup> 《鱷魚手記》第10頁 邱妙津 時報出版

儘管邱妙津在《鱷魚手記》與《蒙馬特遺書》使其人物如此清晰的抉擇了其命運，但女同性戀者所必須遭受到的「處境」，則較一般之感情問題來的複雜許多。《鱷魚手記》與《蒙馬特遺書》的主角所遭遇的情感問題一方面是來自於自身性別認同的問題，一方面則是來自社會所投注的眼光與打壓聲浪。《鱷魚手記》中邱妙津以兩條故事主線貫穿全書，第一條是主角「我」與女主角「水伶」

的情愛糾葛，主角在矛盾與衝突的心理交雜之下一在逃避水伶，使得這段感情告終。導致主角我反覆不定的內在衝突及掙扎，雖說不可避免是由於自身缺乏安全感所造成，但另一方面亦可說是身為同志的「處境」不見容於社會所造成。《鱷魚手記》中邱妙津以「鱷魚」的醜陋形象隱喻同性戀者為世人所排斥的遭遇，在第二故事線中以寓言的方式傳達了同志的生存困境。人們不認同同性戀者，視其為「非正常」，導致「鱷魚必須穿著人裝」現身，在現實的社會中以非我的面目生存。人們對女同性戀者的批評無疑是雙重的，一方面女同性戀者是女人，女人在以男權為中心的社會規範之下必須扮演生育者的角色。但女同戀者的生命型態，一方面違反了社會中規範的兩性角色扮演，一方面叛離了父權文化下的異性戀機制。在《鱷魚手記》中主角曾經對於自身的處境有著以下的表達：

像我這樣一個人。一個世人眼裡的女人—從事人眼瞳中聚焦出的是一個人的幻影，這個幻影符合他們的範疇。而從我那隻獨特的眼看自己，卻是個類似希臘神話所說半人半馬的怪物。<sup>31</sup>

父權機制下對女同性戀者的排斥與指責，導致了女同性戀者無法見光的處境，而這樣的處境又造成女同性戀者對於情感的抉擇多所矛盾。基本上形成了以下此種關係：



相較於《蒙馬特遺書》，亦有類似女同性戀者生存困境的問題。但《蒙馬特

<sup>31</sup> 《鱷魚手記》第138頁

遺書》中的主角一開始即表明其性別與情感之抉擇，故其情感之失敗並非如《鱷魚手記》因於主角之內在感情抉擇的衝突矛盾，而是由於女主角「絮」的情感搖擺及家庭壓力。但不管是《鱷魚手記》或是《蒙馬特遺書》，反映同志生存困境的問題都是顯明而確切的。這一點基本上與女性存在主義中強調對「處境」的探討有著顯而易見的關聯。

### (三)、自由的追尋－女同志的愛與死

《鱷魚手記》及《蒙馬特遺書》作者無可避免的處理了關於死亡的問題。女同性戀者的生存處境造成了他們在情感抉擇上無可避免的矛盾掙扎命運，而這樣的命運又迫使她們必須對生命做出決定。《鱷魚手記》中的完結在「鱷魚」

自焚的畫面中止，小說中的「鱷魚」以「不能繼續吃泡芙」和「還要向『惹內』一樣住在監獄裡」<sup>32</sup>為由，結束自己的生命。實際上這樣的寓言控訴的實情是：同性戀者無法過正常人的生活，他們被關在社會異性戀機制的鳥籠中，進退失據。《鱷魚手記》的「鱷魚」結局標誌了同志在個人處境上的自由抉擇。這樣的抉擇是出於生命的一種抉擇。小說中導致「鱷魚」選擇自焚的主要原因在於社會的壓抑與「非我族類」的指責。相較於《蒙馬特遺書》中主角所選擇的死亡結局，乍看之下並無直接關係；但若細究其情節發展過程，則無可避免有著類似性。《蒙馬特遺書》中的主角Z o e在〈第十二書〉中決定自殺，作者描述其主角自殺的心理時說到：

我決定要自殺，……。我並不是為了要懲罰任何人，……。因為是為了追求關於我生命終極的意義。<sup>33</sup>

《蒙馬特遺書》中的主角Z o e選擇以死亡作為終結，是基於對於情感的成全。Z o e遭遇到絮家人的冷漠態度，以至於他與絮的情感在本質上已脫離了純粹的愛情問題。使得她必須以死亡來的方式表達他對「生命本身的熱愛」。這樣的熱愛基本上是以「自主」為前提的。生存處境的荒謬性對於Z o e來說，迫使她在現實的利害衝突中粉身碎骨，但靈魂上愛的回歸卻使得現實的肉體即便消殞，精神上卻得以擁有無限延伸的可能。因此，她選擇以自殺作為終結。《蒙馬特遺書》與《鱷魚手記》對於選擇死亡的態度雖不相同，但在根本上都是對生命

<sup>32</sup> 《鱷魚手記》第283－284頁 邱妙津 時報出版

<sup>33</sup> 《蒙馬特遺書》第142頁 邱妙津 聯合文學

進行了某種反叛。前者的「鱷魚」(同性戀者)基於生存處境的惡劣(父權社會下的異性戀機制),後者則基於對「愛」的追尋。小說中角色以死亡作為一種選擇結局,就意義而言非但不消極,反而成爲一種積極的「追尋」。這樣的積極性一方面展現在反抗現實「處境」,一方面則是對愛的成全。《蒙馬特遺書》與《鱷魚手記》中呈現的女性存在主義傾向基本上是清晰的,但不能稱其爲絕對的「女性存在主義者」,因爲小說並未大張旗鼓的鼓吹「走向解放」;而僅是對女同性戀者的生存狀態進行「自覺式」的探索。這樣的探索最終使得小說人物無可避免的走向反叛一途。反叛的目的的一方面是爲了追求生爲女同性戀者的自主性(生命自由),另一方面則追求情感實現。而方式上則選擇以死亡爲作結。

邱妙津的《蒙馬特遺書》與《鱷魚手記》呈現出女同性戀者追尋愛與自由的決心,即便在一個被視爲「他者」的社會機制上,仍不放其對生命真義的追尋,導致其小說文本予人熱切和以生命書寫的悸動,此點可說是邱妙津小說內在獨到之處。綜觀台灣八〇年代中其女同性戀之書寫,邱妙津之小說文本堪稱具有有特殊女性存在主義傾向之女同性戀小說。

## 五、結論

綜觀邱妙津之《蒙馬特遺書》與《鱷魚手記》,在書寫主題上雖以女同戀之問題爲探討對象,文本上處及性別認同及情慾書寫之爲貫穿小說文本之核心。但若細探其小說文本對同性戀之現實處境描寫,以及對於女同性戀者生存狀態討論的情形說來。邱妙津之《蒙馬特遺書》與《鱷魚手記》無疑具有女性存在主義之傾向。這對八〇年代中期之後如陳雪、紀大偉等人的同性戀書寫無疑具有影響。儘管邱妙津小說文本中女同性戀者之態度並未如同《第二性》中所強調之獨立與解放,但在自覺及追尋生命自由的態度上;應當可說具有一貫性。

另外,邱妙津之小說文本中對於女同性戀者的「處境」描述,清晰刻畫出台灣當代同性戀生存之社會及環境狀態,以及在此處境之下的女同性戀者所遭遇的種種歧視與眼光;深入分析女同性戀者由於惡劣之生存處境所導致之生存荒謬性。就此點來說,邱妙津之《蒙馬特遺書》與《鱷魚手記》堪稱具有情境寫實性之八〇年代重要女同性戀小說。

## 六、參考書目及相關引用：

### (一) 書目

1. 邱妙津：《鱷魚手記》，時報出版
2. 邱妙津：《蒙馬特遺書》，聯合文學
3. 涂記亮主編：《現代世界哲學》，重慶出版社
4. 松浪信三郎：《存在主義》，梁祥美譯，新潮文庫
5. 考夫曼主編：《存在主義哲學》，台灣商務，(英文原作及作者：《E x i s t e n t i a l i s m f r o m D o s t o e v s y t o S a r t r e 》W a l t e r K a u f m a n n)
6. 西蒙·波娃：《西蒙·波娃回憶錄》，志文出版
7. 顧燕翎編：《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女書房
8. 張小虹，《性別越界》，聯合文學
9. 張小虹，《慾望新地圖》，聯合文學
10. Patricia Ticineto Clough：《女性主義思想—慾望、權力及學術論述》，夏傳位譯，巨流圖書公司
11. 西蒙·波娃：《第二性》1—3冊，志文出版社
12. 西蒙·波娃：《第二性》全一冊，貓頭鷹出版，(英文版著作及作者：《S e c o n d S e x 》s i m o n e d e B l a u v o i r)
13. 愛麗斯·史瓦滋：《拒絕做第二性的女人》，婦女新知出版
14. 劉亮雅：《慾望更衣室》，遠流出版

### (二) 期刊論文

1. 劉亮雅：〈九十年代台灣的女同性戀小說—以邱妙津、陳雪洪凌、為例〉，中外文學26卷第二期
2. 劉亮雅：〈邊緣發聲：解嚴以來的台灣同志小說〉，1990解嚴以來台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 3.趙彥寧：〈性、性意識及身體建構－形塑台灣女同性戀的身體美學〉，1997第二屆四性研討會
- 4.倪家珍：〈九〇年代同性戀論術語台灣運動主體在台灣〉，1997第二屆四性研討會
- 5.邱雅芳：〈異國的流亡－解讀女同志作家邱妙津的家國認同〉，靜宜大學中文所網站<http://www.pu.edu.tw/chinese/Chinese.htm>
- 6.奧菊·羅得：〈年齡、種族、階級和性別－女人重新定義差異〉，Age, Race, Class and Sex: Women Redefining Difference)